審晚報



年话儿

□ 古‡ 818

晚饭后闲来无事,与六岁的小侄子逗趣儿:是不是天天盼着过年啊?小家伙眨巴着眼睛反问:过年有什么好?"过年当然好啦!可以穿新衣,戴新帽,吃好好,放鞭炮,还能收好多压岁钱……"我一口气罗列出儿时盼望过年的诸多理由,极力想要在他眼前勾勒出一幅幅诱人的"年画",谁知话音未落便被逐个戳破:"平时也可以穿新衣吃好好呀,鞭炮又吵又吓人,压岁钱都被妈妈收走了……"一时语塞,竟想不出反驳的话来。

郁闷且感慨:同样是过年,现在的孩子咋就能这样淡定呢?

至今还记得小时候期待过年的那种亢奋的心情,腊八一过,便掰着手指头计算着春节还有几天,盘算着让爸妈买什么样的新衣服,收到的压岁钱怎么花……虽然等待的日子是漫长的,但心情格外欢畅,就连帮父母大扫除也是哼着歌儿干劲十足。每当看到祖母或外婆在灶间支起家里那张最大的油锅,就知道除夕快到了,随着油花吱啦啦欢快地绽开,金黄酥脆的炸藕合、炸麻叶、炸豆腐、炸松肉丸子,还有那油亮亮的黄米面年糕排着队出锅,活色生香地装满大盆小盆。馋猫儿似的在厨房门口打转,速空钻进去打打牙祭,总会被大人笑着嗔怪:慢点吃,够吃一个正月呢!那时候家家户户忙年,空气中都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儿,大街上脚步匆匆的行人,屋檐下明明灭灭的红灯笼,不知何处传来的零零落落的鞭炮声,以及窗台上含苞待放的水仙花,都让童年的我真切地感到整个世界的美好。

除夕之夜,平日里简朴的餐桌上罕见地摆满了鸡鸭鱼肉,一家人围炉守岁,吃着热腾腾的饺子,拉着热腾腾的家常。对于孩子们来说,唯独除夕这天可以享受晚睡的特权,跟大人们一起挤在巴掌大的电视机前看赵忠祥,听李谷一,直到眼皮沉重得像两座大山,再也熬不住了,才在噼噼啪啪的炮爆声中甜甜地睡去。

如果说忙年忙的是一份期待,守岁守的是一份团圆,那么从大年初一这天起,才真正开启了中国民间为期半个月的狂欢序幕——初一大清早,从里到外、从头到脚换上簇新的衣裳,随大人四处串门走亲戚,联络亲情友情,串到谁家都赚得满衣兜的糖果瓜子,大街小巷到处可见素不相识的人们点头互致"过年好"。元宵灯会上,骑在爸爸肩头赏花灯,猜灯谜,在那些捏面人,吹糖人的摊子前一站老半天,过大年特有的风俗和氛围让人回味无穷……

也许是到了林清玄感慨的"连再重的压岁钱也压不住"的年纪了,不知从何时起,我已不再盼望过年,只是向往拜过年所赐的那几天假期,可以好好休息一番,清静一下。"忙年"二字怕是要从我们这一辈人的字典里消失了——扫除可以请家政代劳,年货超市里应有尽有;一年到头穿新衣,不必非赶年初一;走亲访友无须登门,一条短信就能搞定……也难怪小侄子对过年提不起兴致,对现在的孩子们来说,过年也只是意味着多下几趟馆子、多添几身新衣、多收几个红色而已,跟平时过个周末似乎没有太大分别。不知等他们长到我们这个年纪,回忆起童年时的春节,还能留下怎样的记忆呢?是春运的一票难求、是拥堵不堪的城市交通、还是超市收银台前排起的长龙?

儿时的年,如同鲁迅先生笔下的故乡,再也回不去了。

有人说,正因为现在的日子天天都像过年,所以才没了那么多期盼。期盼太多,也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。 也许吧,人生总在得失之间转换。只是这少了麻烦也少了年味儿的年,不知是该庆幸还是遗憾。



微声态>>



@齐鲁晚报都市消费

山东,济南 🗸 已美注

五花八门各色消费 物语、败家宣言、生活 感悟持续搜罗中……

(以上言论来源于网络,不代表本刊观点)

◎齐鲁晚报都市消费

【过年回家如何应对"亲戚提问"】工作怎么样?男/女朋友提到了吗?准备什么时候结婚?家面对七大姑八大姨连环愈的问题,是不是很头疼?的问题,是不是很头疼?的方法。进攻就是最好的的居。大大大人,对那些爱人对对的亲戚你名?大发制人。大妻关系和谐公看?我慢赚了没有给孩子,可以债怎么样?有没有给孩子

结婚买房?

◎京味儿生活

年:您新禧,您多礼,一手的面不搀你,到家给你父母道个喜!

◎网易新闻客户端

【春节是神马东东?】一个字:累。二个字:用字:成字:成字:成字:成后满天飞。 一个字:大聚会。四个字:短信满天飞。 一个字:朋友拜年贺岁。 一个字:胡爱天欲碎。一个字:报亲旅游纯粹受罪。 一字:探亲旅游纯粹受罪。 一字:喝酒酒醉伤身又伤胃。 一字:七天大假过后退回原位。

◎伢牙乐



